性善本色

文主任傳殷　圖黃國

一二三：三十六計移台上計

仍舊乘夜航大船返港，在船上只在大餐廳吃消夜，不賭錢，不跳舞，回到單房後，一吻晚安，雙雙睡去。激芳只說了一句話：

「澳門樣樣好，但不可濟在兩天遊，勻開來，住一週，好酒，慢慢消愁！」

又是天明即到，他兩人在上環大酒樓飲早茶，陳其禮道：「太早了，一同的十同家，我換了衫，返公司。」——「禮拜日都忘了！哥哥大！」他爽然若失，兩人吃了最好的早點，這才返家。——「所有衣物都須入水！」

一夜安睡，精神很好，其禮獨自回大家庭看望父母和黛安娜，他父親一見，就說：「你即訂票，台北寫字樓，鐵定要十節開幕！但九月一日起，基本男女職員上班，你爲我致意王華能先生，一切仰仗。重要的是，請他將台北官商交際面打開，每月可以開支二十萬台幣的交際費。我忽然想起一個最最好的營業節目——在我們台北公司，不必用香港分公司的名義，直接改作台北聯絡華僑的公司。專辦香港移民！」

「移什麼民？爸爸，香港人現在花園道排龍是大半邊遊美，少數辦移美；移加拿大，五年前、十年前已辦妥了，現在加、港兩地居住的港人——也已經是加人的，太多了。」

「哈哈，你也沒想到？呢，諮老委也沒有想到！暫時切不可外傳——我們這間公司將來在近代史上會有一個專章——香港公民移民台灣中華民國——七十五分鐘，飛機搬家！」

「啊，爸爸，一九九七前港人才趕辦移民呀，六四之後，不過增加畏共的陰影呀，台灣分分鐘港人可以買樓租樓定居呀——移民的，就沒一個人移台灣！這眞是奇聞，你老怎麼啦？爸爸！」他父親更笑了，揮手說：

「你媽咪昨天聽我說，立刻覺悟到，也立刻讚我好腦筋——眼面前的一步好棋！阿仔，你同黛安娜研究研究，爸爸等於發現了一種新化學元素！移民台灣中華民國！」

其禮出來回房，黛安娜已在等候他：「爸爸眞是一針見血，眼面前這筆未來八年的生意，被他老人家，抓到手了。快訂票，你最好三天內飛台北！不過，除你我同父母外，任何人，連台北的上自經理，下至後生收發，決不可走漏消息半點！呢，你怎麼發呆？」

「移民台灣！」他一下倒在沙發上，喃喃地再說了一次：「三十六計，移台上計？黛安娜，爸爸是天才！還未有的天才！」

一二三：俠骨柔腸

阿七十分巧妙掙脫莎莎隻手，曰：「好呀，你跑喇，我追你。」

莎莎眞係跑，但阿七只不過快步行，回頭叫師姐容一齊。

師姐容呷醋，担天望地，詐作不見，一於有眼睇，冇到李大頭身邊，曰：「李翁，莎莎好番晒矣！」

李大頭曰：「然，今次多得七哥。」

師姐容曰：「你個女對七哥幾好。」

李大頭曰：「然，但大佬又不在香港。」

師姐容忙曰：「咁又係，但當七哥係佢大佬咁。」

李太曰：「不如個女契畀七哥做契妹喇，七哥好似有乜親人唔。」

李大頭曰：「容小姐，七哥是否有乜親人呢？」

師姐容曰：「然，佢冇乜親人，老豆過身之後，佢就一支公，不過不知七哥意思。」

李大頭曰：「此處眞係靚，風景好過深水灣好多。」

李太曰：「我只係講下嗜，都要七哥自願至得。」

師姐容十分矛盾，如果莎莎做了阿七契妹，佢哋更多機會接觸，如果好似而家咁，又不是自己願見，乃曰：「李翁，你可以問下七哥，不過我有個意見，七哥最怕有事牽腸掛肚，如果莎莎做契妹，一定會令佢周時心掛掛」

李大頭笑曰：「又睇不出嗜，原來七哥俠骨柔腸。」

師姐容曰：「佢份人係咁者矣。」

李大頭曰：「都係唔好提住，不過我見個女對七哥咁好，七哥又等於佢救命恩人，如果七哥不嫌棄，咁就最好。」

李太曰：「等我今晚問過莎莎再算。」

師姐容至此，也不便再多言。

莎莎拖了阿七行到山坡邊緣，紮紮跳，十分開心，曰：「此處眞係靚，風景好過深水灣好多。」

李大頭曰：「我出聲，七哥可能應承。」

李太曰：「不過我見個女對七哥咁好，七哥又等於佢救命恩人，如果七哥不嫌棄，咁就最好。」

李太曰：「等我今晚問過莎莎再算。」

師姐容至此，也不便再多言。

莎莎拖了阿七行到山坡邊緣，紮紮跳，十分開心，曰：「此處眞係靚，風景好過深水灣好多。」

盲咒

十三絕技，現代版

田歌長

一二三：爲丈夫立功

這趟，爲湯家分家分產的事，連根接受太上董事長的指示——爲了讓長房坐穩董事長職位，不讓王國倒掉，他必須找回二房伯昌夫婦，和他的兩個洋兒子（原來他在那邊有了孩子），續回父子關係；另外，也把他散失在外邊的私生兒子與女兒找回來。

前一段時間，爲了把伯昌拉回家，她在女兒安琪陪伴下，風塵僕僕的，去阿姆斯特丹一趟，找到兒子，跟他懇談，反正認回湯連根做爸爸，他和兒子都可以分到湯氏機構的股份，從此富有，何樂而不爲？她爲丈夫立功而歸。

還有，她在伯昌家居住期間，從洋媳婦口中知道——長子伯先在三藩市擅車遇難前，原來已跟一個洋女人有了兒子，女人後來帶兒子嫁人，最近又離婚，頗有意帶兒子到香港看爺爺和祖母。

她把消息帶回來給湯連根，看看他大爲開心，向她豎起個大拇指，說：

「好！你替我連連立功！」

她說：「我是爲湯氏長房的家業吧了！」

湯連根吻了吻她的臉頰說：「好，過些日子，我打個貞節、豐功偉績金牌坊送你！」

「貞節，我不敢！」

「那幾十年來，除掉你結婚洞房時沒有一塊膜外，不是很守婦道嗎？」頭髮已有點白的連根說。

「說眞的，我倒喜歡，唔，應該說老爺，竟肯接納你遺落在外邊的骨肉！」她說。

「老鬼一來不想我讓衆兄弟姊妹趕下台，給他們把百貨王國散掉，事實多年來，我是讓機構有大發展；二來老鬼自己在外面也有私生子呀！至少有三個。」

「連根，對你的祥興和安麗——」

他抬臉，雙手搭在她的胳膊上，說：「太太，好一不如好二，請你對他們如己出！」

「放心啦！我會對他們如己出的。」她說。

花族留痕

■澤辛

風言蜂語

謬倫

考下權力

議員紛促港府採當然遣返政策。
行政立法兩局能否作一項表決？

自討苦吃

大鴉洲船民據說管理有困難。
如果來者一律拒絕便無問題。

身份不同

屯門廿一位議員反對輕鐵加價。
希望比一般居民反對有效。

都市寫眞

文·黃郎　畫·家裕

這種人是猪朋狗友

林蒼收綫了。五點另五分，他又在電梯門口遇到李娜搖曳生姿的跑來，她問他與金菲通過電話嗎，答道：

「報告過了，當然只是簡報。」

「你們今夜有約嗎？」她問。

「史丹拉全家到親戚那邊去，我在家吃飯。」

他們進電梯了。她說：

「如果我們同去飲茶，你不能告訴史丹拉了。」

「爲什麼？」

「因爲事情太……。」

「我不飲茶了。」

「我們是同事呢！」

「我不想不告訴她。」

他們出電梯，李娜提到告訴金菲不大好。出大廈，林蒼忙呼「拜拜」了。

此夕十一點，林蒼接到金菲的電話。

「我們回來了？」

「後天我們看電影。」林蒼說。

「後天不是……」

「不是什麼？」

「你一定知道。」

「不是安全期？」

「是的。」

他們談了十分鐘分別。

明天金菲與父親同車，他提到料今天股市又是「牛皮」，要「搶帽子」很難，到那邊去看看朋友而已！此刻他有一件難事。她即問又有白小姐那種女人了麼，答道：

「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小郎輸得多，問我借二十萬元，我推說上次事件後，太太要查我帳，有些困難，我在三天給中他答覆，今天是第三天，非給回音不可。」

「你會借與他的。」女兒說：「如果他給一張遠期支票換即期的，你不能拒絕，如果退票，他負法律責任呢！」

「我怕他不給我支票。」

「你定下宗旨，換票答應，否則？……」

「就是這個主意吧！」

「我沒意思要你借與他，這種人是猪朋狗友。」

「我就是如此決定。」

女兒沒話說，明天他們同車時，她再問父親借與嗎，答道：

「我們掉票，他是打三月期的。」（一二三）

開心

三一：遭受廉署搜查

馬行田聽了，大感不滿，說道：「就算我自動辭職，這些欵項我都是應該得到的呀！」

周儉勳說：「你自動辭職，即是自動放棄，這幾項金錢，我自然不用再付給你了！」

「好，好，我馬行田雖然窮一些，少了這十萬八萬元，相信也不會把我餓死的。只是一場賓主，大家好來好去，你是不應該做得這麼絕的！」

過了大約三個月時間，廉政人員大舉出動，搜查儉岔大厦的總寫字樓，取走信貸部大批文件，並將周儉勳、周日明父子拘捕，經過一番調查之後，終被落案控告串謀他人造假賬、行騙儉益銀行股東。

新聞發生後，議論紛紛，不少行家談論這件事情，有人說：「周儉勳也做得太絕了，難怪馬行田這樣對他！」

當周儉勳與周日明以現金與人事担保出來之後，日明也埋怨他的父親：「爸，你也孤寒得太過份了，爲了節省那十萬元，現在我們要把吞下肚中的一億多元吐出來，而且還不知道要不要坐監呢！」

「唉，請知道這小子會這麼絕情呀！」周儉勳無可奈何道。（完）

城市之光

■匡成

爭取自由（十六）

陳佳表示對她的關懷，但她一邊聽，一邊皺子在反抗。

他說一下班就趕回來。她腦子在反駁，從早上七時他上班到晚上七時他回來，十二小時如何過？

他說，假期和她出外玩。她想：她不願兩人借亡，更不願見到他汽車失事死了，剩下自己，舉目無親，又盲、又聾、又啞、又跛。

「你一定要回去嗎？」他問

「那當然，我祇是放假一月。」

「如今未到一月。」

「但我不習慣。」

「不習慣也要習慣，三年期滿，我返港結婚後，就申請你過來的了，你要好好學習英文，學駕車，適應環境。」

「英文我可以惡補，駕車我決不學。還有，你要結婚，我有一個反要求，你留在香港居住。」

「爲什麼？」

「我問你，這裡有什麼好？收入二元，抽去一元，你的午膳，吃的是冷飯，爲了節儉，那一樣比得上香港好。」

「這裡比較民主自由。」

「自由的感覺，這裡比較民主自由。」

我認爲這裡不及香港。

「九七之後呢？」

「你敢肯定九七後香港沒有香港式的自由嗎？若我如今移民，首先我失去自由了。」她堅持盡快返港，重獲自由。（完）

財源廣進

■王方

大俠余顧南

五：報仇雪恨

方正天脫口道：「伏虎寨的護法眞的是嚴慎之？」

「他已死在我劍下，爲還會認錯？何況這十多年來，小侄無日不想找他報仇！」余顧南怒氣未息。「嚴慎之臨死之前已供出一切，是他將菱妹推下山的！」

方正天大叫一聲：「那厮把小姐推下山？由何處推下去？」

「就在這裡！」余顧南向山下一指，隨即抽出玄鐵寶刀來，慢慢攀爬下去。有了上次之經驗，是次速度快了甚多，只是山谷裡一切情況如舊，地上只有殘枝枯葉，未見人影！

「若菱妹被嚴慎之由上面推下來，爲何連屍體也不見？是嚴慎之騙我，還是菱妹未死？」

想至此，余顧南精神登時一振，心中大呼道：「菱妹一定還未死！」

方菱若未死，她爲何不上山繼續追踪嚴慎之？余顧南轉頭望望山崖，心想方菱武功不如自己，未必能爬得上去，那麼唯一的辦法便是覓路上山！余顧南不理方正天等人，往前急跑。

山谷中有條小路通往谷外，余顧南一口氣跑出山谷，只見前面草木繁盛，林後竟有炊烟自樹頂冒出來！

有炊烟就有人住，余顧南立即穿進樹林，原來林後靠山那裡竟然有七八間茅屋竹舍！

余顧南想不到此處竟有人住，乃上前拍門。

俄頃，竹扉打開，開門的是位老頭。

余顧南恭敬道出來意，那老頭上下看了他幾眼，問道：「小哥蹤那人是什麼關係？」

「晚輩是那人之未婚夫，因種種原因分開了十來年。」

老頭這才放心，轉身道：「小哥，你去左首最邊那一家！」余顧南未待他說畢便跑過去拍門。

屋內有人問道：「誰呀？」

「有個人被人由山上推下來，是否被你們救來此處？我是她未婚夫，請開門！」

（一二三）

四八六：不滿抹殺功績

「你願意到波士頓一趟嗎？」亨利突然問尤金，「CIA人員不認識你，你出馬就方便得多，應該比我更有利的。」

「爲了工作上的需要，我義不容辭。」尤金馬上答，「但到了波士頓後，我如何去找他們兩人？而他們的樣貌，至今我仍未認識呢。」

「他們的傳眞照片明天可傳到，」亨利答，「因此，要起程也需待明天。估計他們的錢不多，只能居住廉宜的小旅館，或郊外的汽車酒店之類，所以要找到他們，這便是目標了，應該不會有困難的了。」

「爲什麼不叫中校馬上將照片傳來呢？」尤金有點不明白，也有點不滿地說，「工作效率太低了，這樣我們就吃虧了。」

「我的想法並非如此，」亨利搖搖頭說，「可能中校根本不想讓我們插手這件事，而改爲交由瑞典朋友去做，所以對傳眞照片的事，也顯得不緊不要了。」

「也許是吧，」尤金苦笑一下，「想不到我們在中校心目中的地位，而大大打了折扣了！」

「這也難怪他這樣對待我們的，」亨利抬起頭，「是我們不爭氣，犯錯誤呀！」

「但，」尤金似不大服氣，「你一直是立了不少大功的人，怎可因一次錯誤就抹殺以往的功績呢？」

美蘇諜影

■東尼亞

藝與妓

「阿芳，你也應該明白，這個世界上只有金錢是最可愛的。」鄭太拿起了阿芳梳粧台上的幾張鈔票。「吶！這就是你一兩個鐘頭的代價了。你有青春，有美色，爲什麼要讓她白白糟蹋掉呢？阿芳，你名字起得很好啊——金錢是馨芳的！」

這些話就像一枝枝利箭插進了阿芳的心房，她感到自己受到了極大的恥辱，她再也按捺不住了，終於大聲叱叫起來：

「老鴇婆，你這麼喜歡錢，爲什麼不自己去做鴇，却要强迫別人去做呀！」

「……阿芳，你別太緊張！」鄭太氣得許久說不出話來。「現在你就像我手中的一隻小鴇，看你能怎樣惡法！」

「我要報警，要告你們迫良爲娼！」阿芳大聲嚷叫。

「嘿嘿！報警？如果你有什麼不軌企圖，只怕連這個門口也走不出去呢！」鄭太望望門口，

「你已經簽了合約。沒走得這麼容易的。而且，你已經欠下公司多少錢，你知道嗎？看看這些賬單吧！」鄭太說龍，從手袋中把一叠賬單的副本拿出來，扔在阿芳面前。

「我欠公司什麼錢呀？」阿芳望了鄭太一眼，然後把賬單拿起來讀看。

——這個房子的兩個月按金，一個月上期，總共二萬一千元，買傢俬，裝電話等等用一萬多元，房子的裝修用了五萬五千元，合共近十萬元。

「什麼？這全是我欠的？」阿芳欲地愕住了。

「當然，不然誰給你這麼好的享受呀？」鄭太除除地笑着。

「這些不是是迪文和公司出的錢嗎？」

「公司沒這麼多優厚的福利。至於阿文，他也不竭。相反，如果沒有植物，地球上的氧氣只要五百年左右的時間即可用完。所以，人能夠得到生命活動所需要的氧氣，必須歸功於綠色植物。

其次，人的食、衣、住、用，只有植物才能爲人類製造各種物質。

說：「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心發慌。」離開植物，人怎能生存？遠古時代的人類，由於沒有學會栽種糧食，在兩百多萬年的漫長歲月裏，爲了找尋食物，人類不得不過着游牧生活。今天，人類生活雖然安定了，但人與植物的關係也還是生命悠關。試想，我們吃的糧食（主要是稻、麥、玉米等）、蔬菜、油料、水果，哪一樣不是植物？肉類、蛋品、奶類、魚類這些人類不可缺少的營養品，乍看起來並不是植物，但是所有牲畜、家禽吃的草和飼料也還是植物，沒有植物，當然也不可能有鷄、鴨、魚、肉、蛋。人們的衣着來自植物的纖維；人們治病的藥物多數從植物獲得。植物界中的木材，造房屋、架橋樑、鋪枕木、作礦柱，沒有木材不行；家庭用具沒有木材不行……。許多植物是不可缺少的工業原料。有些東西好像與植物無關，其實不然，例如當代工業不可缺少的，即使煉鋼，也是從古代植物變來的。總之一句話，人的食、衣、住、用不可缺少的營養品，乍看起來並不是植物，但是所有牲畜、家禽吃的草和飼料也還是植物，沒有植物，當然不一天天減少。天地間還以沒有產生過這種危機，這是因爲植物既是天然氧氣「製造廠」，又是二氧化碳的「廣闊市場」。有人作過統計，一公頃闊葉林，在生長季節每天能製造氧氣七百五十公斤，吃掉二氧化碳一千公斤。所以有人類，由於沒有學會栽種糧食，在兩百多萬年的漫長歲月裏，爲了找尋食物，人類不得不過着游牧生活。今天，人類生活雖然安定了，但人與植物的關係也還是生命悠關。試想，我們吃的糧食（主要是稻、麥、玉米等）、蔬菜、油料、水果，哪一樣不是植物？肉類、蛋品、奶類、魚類這些人類不可缺少的營養品，乍看起來並不是植物，但是所有牲畜、家禽吃的草和飼料也還是植物，沒有植物，當然也不可能有鷄、鴨、魚、肉、蛋。人們的衣着來自植物的纖維；人們治病的藥物多數從植物獲得。植物界中的木材，那更是「多才多藝」，造房屋、架橋樑、鋪枕木、作礦柱，沒有木材不行；家庭用具沒有木材不行……。許多植物是不可缺少的工業原料。有些東西好像與植物無關，其實不然，例如當代工業不可缺少的，即使煉鋼，也是從古代植物變來的。總之一句話，人的食、衣、住、用